

## 神學院通訊

##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第三十二期 Issue No. 32  
(總第一一六期) (Original Issue No. 116)二〇一二年六月  
June, 2012電話 Tel: (852) 3943-6705 傳真 Fax: (852) 2603-5224  
電子郵件 Email: [theology@cuhk.edu.hk](mailto:theology@cuhk.edu.hk)  
網址 Website: [www.cuhk.edu.hk/theology/](http://www.cuhk.edu.hk/theology/)

# 有身體的 生命教育

龔立人  
本院副教授

生命教育不是甚麼新事物，因為教育工作者的天職就是「傳道、授業、解惑」。教育工作者不是教書老師，而是教人老師；學校不是知識工廠，而是培育生命的群體。然而，為要適應因全球化相連性帶來的競爭，教育逐漸走向工具性和功利性。此外，由嬰兒潮時代成長的人所主導的教育欠缺對新生代的認識和接納，教育改革仍走不出舊酒新瓶。在這背景下，提出生命教育不但有利為當下的教育撥亂反正（即將生命培育放回教育首位），更有助開拓老師與學生關係的多元性。雖然當下生命教育的內容極之廣泛，甚至甚麼活動都可被解作為生命教育，但我們無需過份緊張要將生命教育規範化，因為生命不可化約，不是一套意識形態可壟斷。在接受「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熱愛並發展每個人獨特的生命，並將自己的生命與天地人之間建立美好的共融共在關係」的大前提下<sup>1</sup>，我們應鼓勵學校按其傳統和學生處境建構和規劃校本的生命教育。那麼，學校在建構其校本生命教育時有甚麼須要留意？又生命教育可以從甚麼方向思考？基督宗教信仰有甚麼角色（基督宗教是最大的辦學團體）？本文認為以身體作為切入點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向。

## 生命教育的兩面性

生命教育的出現不是先有理念，反而從當下社會處境開始，亦即本文所指的身體化（embodiment）。例如，澳洲的經驗就是要回應學生的藥物濫用和校園暴力，而香港的經驗就是要回應學生自殺、抗逆力不足和消費主義等。<sup>2</sup>然而，從處境出發的生命教育並不因此受限，反而當下的發展已走出它起初的關注，並邁向全人教育方向。當眾人對生命教育抱著樂觀和興奮態度時，我仍有些保留：即生命教育是一種顛覆性教育，挑戰韋伯（Max Weber）所描述理性主義在學校所呈現的工具性、官僚性和規範性傾向抑還是一種透過強化個體抗逆力或建立典範式的價值間接地滿足現代性所失落的信念？<sup>3</sup>

- 孫致智：《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實施》。見<http://life.edu.tw/data/plan/091/H51100-0000008/index.htm>。另一方面，香港教育局對生命教育有這樣理解：「首要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當面對不同的處境，懂得如何處理相關的情緒；亦要提高學生的解難能力，幫助他們學習如何走出逆境；並引導學生探索和思考生命的意義，從而過一個快樂、充實和有意義的人生。」
- 周惠賢和楊國強：《香港的生命教育—文化背景、教育改革與實踐方向》（香港：宗教教育中心，2002），頁12-32。
-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London: Basic Books, 1976)。按Bell理解，現代性的真正問題是信念問題。因傳統信念的衰落，現代社會面對靈性危機，而這影響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另有社會學者以「去傳統」（de-traditionalization）和「後傳統」（post-tradition）描述現代性和後現代性。



生命教育的顛覆性不關乎暴力或破壞秩序，而是針對一種企圖以普世性形態出現的霸權。第一，普世性霸權認為教育的使命主要為經濟社會服務，而教育的目的就是生產所需要的「人材」。結果，學生的學習範疇變得狹隘和功利、英語能力成為學習目標、考試成績成為學校排名最重要指標。反諷的，這種教育竟得到學校、家長和學生共同維護。第二，普世性霸權將學校、老師和學生的經驗標準化、單一化和規範化，排除個別性和差異性，因為這易於管理，並有助維護有權者的權利。它以所謂客觀和理性為工具，對學校、老師和學生的活力和創意進行不同程度的正規化和形式化。令人擔心，生命教育沒有如想像中為老師和學生帶來釋放，反而成為普世性霸權下另一項指標。若對這扭曲的教育沒有進行基本批判的話，生命教育只可能為我們帶來某程度陶醉和興奮，甚至不自覺地為普世性霸權提供進一步合法性。

另一方面，生命教育實踐有非歷史和非身體傾向，以道德來理解和治理學生，將人成為各種控制形式的客體。雖然我們肯定個人正面價值觀、個人成長和提昇個人抗逆力的重要性，但它有意或無意將生活問題視為個人問題，與社會文化和社會制度無關。這解釋為何政府和某些教育團體歡迎這種以個人取向的生命教育，因為它不會對社會論述帶來挑戰。此外，資本主義社會正需要這樣抗逆力素質的人，因為它可以安全地繼續運作，不需為它對生命製造出來的傷害作出賠償。這種相對地柔性的生命教育也滿足學校對學生的治理性和社會對青年人的期望。

以上對生命教育的反省沒有否定那全心投入生命教育的老師，也沒有否定學生從中得到的鼓勵和成長。我主要的關心是：生命教育是否「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及「去紮根性」（disembedded），並由此導致去身體化？說回來，以上對生命教育的批判是否對生命教育有不恰當或過高期望？或許，以生命作為呼喚的教育正推動我們反省當下教育實踐。因此，問題不是對生命教育有過高期望，而是因對生命的熱愛。

## 從身體開始

有人提出生命教育離不開死亡教育，因為沒有生命可以沒有死亡。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說法，死亡是人最後的實現。<sup>4</sup>死亡教育正要指出死亡不是生命的異化，而是存在的本相。將生命放在死亡下來討論帶出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即生命是身體，因為只有在身體下，生命才會死亡。我傾向從身體探討生命教育，而非從死亡。如海德格所言，死亡是非共同經驗，也是非關係性的，但相對來說，身體卻指出生命是「存在在地方」（being-in-place）、有情感，並脆弱性。然而，這一切討論是在性的身體下來思考。

首先，身體與感官是不可分割。沒有感官可以不要身體，而藉著感官，身體成為活著。在感官的身體或身體的感官中，我們認識世界，也被世界認識。雖然感官是主觀和不穩定的，但不因此，我們就要轉向純理性（對確定性的渴求為現代性特徵之一），因為這只會將人「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及「去歷史化」（de-historicized），並使人與他身處的世界產生距離。因此，重點不是理性與感官、歷史與超越、身體與靈魂的對立，而是他們同時是生命的本相，在身體中結合。基本上，身體與感官帶出「存在在地方」的重要性。特別對孩子來說，他們對「存在在地方」的感官很強。他們以不同感官認識他們身處的環境，並建立他們「存在在地方」的身分。隨著孩子進入高小和中學，他們被訓練以思考取代感官或將感官化約為單一感官一觀看，身體隨之變得工具性和單一性。<sup>5</sup>感官的失落不但使我們經驗變得貧乏，更帶來兩方面影響。第一，由感官建立的「存在在地方」是關乎一種歸屬感（a sense of belonging）。歸屬感不只限於人類社會，更包括生態世界。歸屬感是藉身體與感官孕育出來的情感，而非純理性可以建立的。第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空間三元論，並從中指出空間並非賦予，而是生產。<sup>6</sup>身體與感官正是列斐伏爾所講的社會空間的實踐，回復人真實的生活。近年來，香港本土意識的冒起，並相關的行動正反映出從身體與感官產生「存在在地方」的意含，而這有別於與經濟主義和愛國主義對地方的理解。

感官不只是一種感覺，更由此產生個人慾望與情緒。然而，慾望和情緒不純是個人，它們更是一種與外在關係的反應。人的身體和感官向人說出，人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存在。梅格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認為透過身體的中介，構成我們向物的存在，身體的居間狀態使我們得以作為周圍世界之源，並賦予那個世界某種特定的情感模式。<sup>7</sup>那麼，如何看待感官、情緒和與他人關係成為生命成長重要課題之一。第一，感官不是對立於理性，反而我們從沒有超越身體去思考。我們是在特定身體下來思考。男女身體、殘障身體和種族身體皆影響我們思考和感官。一方面，身體不純是生理的，他更承載生命事件和故事。因此，我是我的身體，不是我有一個身體。另一方面，任何漠視身體差異，並以理性視不同身體經驗只是一種不可靠情緒只是試圖建立一種身體秩序。女性主義對此已有很好的批判。身體的不同性要求我們尊重差異及相關經驗（但不論為薩依德（Edward Said）所批評的，

4 M.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London: SCM, 1962), p.280, 294, 303.

5 Marjorie O'Loughlin, *Embodiment and Education*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pp.22-56.

6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Editions Anthropos, 1991).

7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06, 138, 189, 203.

一種異化式的他者），更要欣賞身體的獨特性。第二，由身體而產生的慾望與情感不是次等的，反而是生命必須有的衝動。史篤加（Michael Stocker）認為沒有情緒，人就不可能活出一個美好人生。<sup>8</sup>雖然慾望絕對可以是支配性，甚至失去對他者的尊重，但慾望也成為推動對他者承擔的動力，走出個人利害關係，甚至道德絕對主義。那麼，問題不在於如笛卡兒（Descartes）所主張人性本質在於人的高貴思考能力，反而在身體中，突破理性與情緒的二元論，協調他們的關係。第三，身體與感官為生命教育開拓更廣闊議題，例如，飲食、運動、科技、音樂、勞動等。

若將人的「存在在地方」和人對外在開放的情感在一起時，我們就更有基礎討論公民教育。意即，公民教育不純是理性地認識權利與義務，更是一份歸屬感和一份對他者責任的承擔，而這一切在身體中發生了。

最後，我是我的身體讓生命的脆弱性與其相互倚賴性。這是身體的物質性，但這往往是社會學對身體的討論未有觸及。殘障者對身體的物質性相對地有較大體會。按克萊萊（Deborah Beth Creamer）提出的限制模式（limits model），殘障反映出身體的限制，而這限制經驗是人類普遍經驗。<sup>9</sup>雖然殘障者對彼此倚賴的需要相對地比其他高，但這不是獨立生活與倚賴生活之分別，只是一個程度上的差異。然而，人卻傾向拒絕接受身體的脆弱性。例如，不同種類的優生學就刻意逃避這事。身體的脆弱性一方面帶出彼此倚賴是存在的基本，但當下社會卻認為倚賴是弱者的表現，獨立才是美德。另一方面，身體的脆弱性要求我們對他者有不能逃避的責任，但這不是自由主義的社會倫理。當脆弱性被賦予負面意義時，我們不但對他者失去承擔，更失去對生命的認識和成長的機會。麥金泰（Alasdair McIntyre）指出，「那承認彼此倚賴的德性會欣賞脆弱與身心障礙，因為這是成為完全之人之要素。」<sup>10</sup>因身體脆弱所反映出來的倚賴性與人的缺憾無關，而是人邁向豐盛的內在元素。人的脆弱性是人在形成中的必然過程。透過彼此倚賴和對人的責任，人學習愛與被愛、賦予與接受，來豐富和完成其生命。

## 認識生命是禮物

身體的生命帶出「存在在地方」、感官的關係性和生命的脆弱性。不論是否以天、人、物、我等四個向度來詮釋生命教育，這四個向度仍要在身體下來理解。身體的生命提醒基督宗教曾有去身體的傾向，以靈性對抗身體、神聖對抗物質。在身體的生命下，我們重拾上主創造的物質性、聖子成為肉身的地方性和聖靈聖化身體。就著聖靈對身體的聖化，我會以禮物和恩賜（gift）來理解。一方面，聖靈是賜予恩賜（徒2:28、10:49；林前12）。另一方面，生命是上主給我們的禮物，因為救贖是上主恩典（弗2:8）。

生命是禮物帶出三方面考慮：第一，禮物是我對自身的理解；第二，我是上主對這世界的禮物；第三，他者的生命也是上主的禮物和對世界的禮物。<sup>11</sup>有別於消費主義下的禮物經驗，視生命為禮物拒絕將他者物化，滿足我們的須要，反而他創造須要，讓我們認識自己的須要和限制，即愛與尊重。<sup>12</sup>反而肯定他者不可以被操縱。他者是一份禮物要求我們抱著一份驚訝與感恩的心與他者接觸、接受他和打開這份禮物，並對這份禮物和送這份禮物者表達謝意。縱使當事人可能不認為自己生命是一份禮物，但這無疑我們仍看他為寶貴。再者，我們對他來說是一份禮物呢！這是德蘭修女對待貧窮和被遺棄的態度。她分享一個故事。

我們將一個在坑渠旁，而半身已被蟲蛀食了的男人帶回家，並為他清洗身上的蟲，但最終，我們救不了他。離世時，他說，「我活著時就像街頭一隻動物，但快要死時，我卻像天使，竟如此被愛和被關心。」<sup>13</sup>

禮物不只是一種視野，更是我們實在地接受了這份禮物，因為這禮物以身體的生命出現了。

資本家、政治家、科學家和社會運動者等皆搶著要向我們身體提出不同形式的服務和承諾。然而，基督宗教信仰視身體為禮物正批判任何嘗試控制和擺佈身體的行為，卻以感恩和尊重的態度，取回身體的尊嚴和感覺。生命教育就關乎對生命是禮物的認識、欣賞和展現。

以上從身體對生命教育的反省可能給人的印象太闊和太多面向了，甚至可能嚇怕從事生命教育的老師。然而，太闊和太多面向只使我們以感恩和戰慄的心情迎接和擁抱身體。此外，本文只集中探討生命教育的理念和宗旨，而至於規劃、學與教和評估等則留待另一專文交待。

<sup>8</sup> Michael Stocker, *Valuing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sup>9</sup> Deborah Beth Creamer, *Disability and Christian Theology: Embodied Limits and Constructive Possibili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p>10</sup> Alasdair M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Chicago: Open Court, 1999), pp.1-2, 8.

<sup>11</sup> 龔立人：〈不是後補，而是尊貴的賓客——身心障礙者與耶穌的會遇〉，《輔仁宗教研究》，24（2012.3），頁108-126。

<sup>12</sup> John Swinton e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tanley Haveras' Theology of Disability* (Binghamton, N.Y.: Haworth, 2001), pp. 149-159.

<sup>13</sup> Mother Teresa, Life is a gift from God. [http://www.franciscan-sfo.org/jp/life\\_mte.htm](http://www.franciscan-sfo.org/jp/life_mte.htm)（瀏覽日期：2012年4月30日）